



爆竹声中一岁除

◎施敏

王灶上河图

◎王鹫翀

它好似悬在岸上的一盏“王”字红灯笼,一边照明,一边自报家门。它更似养在深河的一条锦鲤,春暖不甘寂寞现真身,花开跃跃欲试跳龙门,一个鲤鱼打挺亮相,一声扑通无踪无影。

珍藏在运盐河北岸的这片水彩,正是当地人口若悬河谈论的街市王灶河。上市不叫上街,不叫上镇,叫上河,与宋都汴京《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同义,妥妥的仪式感。

站在王灶河桥上,朝观紫气动金鳞,夕望长河落日圆。

王、灶、河、街,先分解后集合,画龙点睛标注在晚清地图上,恰似“王灶上河图”的思维导图。

盐有头,灶有主。相传唐代大历年间,东部沿海潮灾频发,淮南节度判官黜陟使李承实领兵筑捍海堰,在史称海陵东境的古海门发现遍地盐花如霜如雪,奏准海堤竣工后留守两支分队护堤兴盐。唐皇姓李,皇后姓王。带兵的亲信,一李一王。李部开李灶,初为余庆场后称余东(盐)场,明代誉名凤城,现为余东镇。

王部西去五里另起王灶,高筑潮墩防范海难,受李灶节制,属余庆场、余东场管辖。王灶、王灶墩扩充到王家沟,王姓渐成望族。

潮涨潮落,惊涛拍岸,捍海堰溃不成堤。北宋海门知县沈起新官上任,加固老皇岸王灶、李灶岸线,北折沈灶,西延大岸桥至岸头镇,与范仲淹的范公堤接壤,东延黄海吕四场,史称沈公堤,又称新皇岸。

王氏兴灶,河从何始?

盐运滞后挡财路,是南宋的心病,淳化年间,李庭芝受命开凿串场河,串通两淮盐场,汇流通扬运河至扬州,史称运盐河,一举打通东部沿海到京杭大运河的水路。

运盐河的掌上明珠王灶时来运转,始称王灶河,外姓抱团,鱼贯而入。

运盐河屡受天灾重创,甚

至改道重启,但王灶河从未伤筋动骨,河不变道,灶不改名。灶河王氏敬业如命,不以政权兴衰而中断,不因朝代更替而消极,终成一方贤达。

世人戏言,实力强不强,要看家里有没有矿。

我家祖上真有“矿”。记得祖宅园沟北侧,两棵笔直的参天柏树,哼哈二将般地守护着长方形墓地,墓基及四壁由十五至二十斤的重磅巨砖筑就,砖隙糯米浆拌黄泥顿口合缝,齐整的轻磅条砖拱起穹顶。老辈人把如此高规格的墓地称为“矿”,高祖王公茂高,那时还有运盐的高车,喂饱草料免费借给平民急用。王家传世的盐码头在王灶河,王灶河的灶王声名显赫。

八旬堂兄志达回忆,孩提时代跟随伯父清明上河祭老祖,子子孙孙上百人,跪满了山丘一般高大宽阔的石砌古墓。礼毕,扫墓晚辈蒙受祖恩余泽,普享免费午餐。这笔“公募基金”不知金主何祖,哪代传下来的。

志达兄记得,大约1958年通吕运河破土动工时,大“矿”訇然开墓,随葬品悉数分光。抬回一根近百斤的石条,几十年无人问津,老七家砌楼房做了奠基石。

可有墓志?

没有墓碑。老祖坟叫灶商坟,棺内有具先人遗骸骨架高大,奇怪的是没有头。

无名又无头,越发离奇。

地方志专家李茂富先生写过《神神秘秘罩山坟》,把余东场方圆几十里独大的明代古墓描绘得云山雾罩。文中记叙,树大招风墓大招贼,“矿藏”早被洛阳铲掏空,棺椁开启已空壳。有个胆大老汉发现了不知猴年马月密封的两只酒坛,开坛奇香扑鼻,忍不住满饮一杯,当场酩酊在“矿”里,次日酒醒神清气爽,珍为奇药神酒,轰动一时。两坛黄酒原封不动匠到今朝,兑一座酒店绰绰有余吧?

文中交代,“罩山坟”毁后

十几年,余东镇上来了一群收旧货的“蛮子”,出价比供销社废品收购站高几倍。有人以墓葬品冒充祖传宝贝,不能自圆其说,被“蛮子”识破贱卖。“蛮子”运走三船老货,凤城大户人家流传有序的传家宝很多,“罩山坟”盗来的出土“坟物”不少。

堂兄口述的灶商坟和茂富大叔笔下的罩山坟都在余东场境内,都建于明代,都神秘兮兮,连叫法都一样,只不过写法不同,应是同一座“矿”啊。

王家最后的灶商是晚清高祖王公茂高,那时还有运盐的高车,喂饱草料免费借给平民急用。王家传世的盐码头在王灶河,王灶河的灶王声名显赫。

王灶有河就通商,坐商拾柴火焰高,行商冷暖先得知,夜泊的船、早醒的岸,渐成早集晚市,集而不散形成街铺。河上下河渔船闲,河外上河茶酒酣。

67年前,千军万马平地插锹,横亘通吕的新运河通航,官宣直面无盐的运盐河功成身退。运河故道仿佛有意留个囫囵念想,海门境内的运盐河除了两段水域局部堰塞改为渔场外,王灶河朝东至余东,朝西至四甲与通州交界的余西古镇,几十里水路曲水流觞,为饱经沧桑的古余东场、余中场、余西场完整保留了活生生的水文标本,给史册正脉嫡传了水灵的人文自然遗产。

农历乙巳,枕河人家张灯结彩,江苏省文化古村王灶河老街欢天喜地迎来了古装新开的第一个春节,被人山人海簇拥的“河神”重振台容出列,一招一式透出戏骨戏精的气韵。民俗大鼓重擂,非遗东风劲吹,老酵遇见新蒸笼,个个醉眼在跳舞。

笔走龙蛇,蛇行千里。王灶上河图,不是一笔一画依葫芦画瓢,而是渐变巨变、乾坤再造的史诗长卷;是一个时代变革另一个时代的三维动图,是改革全面走向深水区、开放全程全方位的鸿篇巨制。

博物馆里过大年

◎梁嘉汇



趁着春节假期,在走亲访友之余,早就听闻在南通海安有一座沉睡了五千余年的土墩,是江海文明的发源地,于是便怀着“朝圣”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前往青墩博物馆。

“东临黄海、南望长江,西承蜀冈余脉,北入水乡泽国”,青墩遗址如一枚古老纽扣,将南通的山海襟怀与吴楚风韵牢牢系结。腊月的江风掠过博物馆浮雕外墙,新石器时代的麋鹿角纹与当代蓝印花布图样在光影中叠合,恍惚间,南通千年不息的文明脉搏正与新春的鼓点共振共鸣。

1973年,当海安县北凌乡的农民在青墩村开挖河道时,意外揭开了这个新石器时代聚落的神秘面纱。考古学家们用碳十四测定法确认,这个占地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遗址,将南通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三千余年。从刻画符号到玉器礼制,从稻作农业到社会分层,青墩先民在长江入海口创造的文明星火,最终汇入了中华文明的浩瀚银河。如今,遗址旁新建的考古遗址公园里,现代科技让五千年前的篝火在虚拟现实中重燃,完成着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陶轮旋经纬:葛麻与蓝印的千年对话

在一处展柜的正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素面陶纺轮静卧于展柜之上。当解说员说道“长江下游最早开始纺织技术的文明发端”,我的呼吸不觉放轻:五千年前某个潮润的清晨,是否曾有青墩女子席地而坐,将麻纤维在这陶轮上捻成细线?此刻,展柜玻璃恰好倒映着游客衣裳的纹样——蓝印花布上的冰裂纹恰与陶纺轮上的几何纹形成镜像。原来文明的纺锤从未停转,只是将葛麻换作了棉纱。

玉斧辟鸿蒙:石器时代的开物天工

带柄穿孔红陶斧赫然跃于展板上,造型别致、样式美观,“中华第一斧”的美名当于此,麋鹿角、易经符号——那来自新石器时代的朴素纹样,正透过江海文明悄然编织着联结古今的年节经纬。各式各样的陶罐在无声中还原着青墩先民的勤劳智慧,让人不禁联想到,六千年前某个潮湿的冬日,先民是否也曾倚在干栏式房屋前,望着长江口的雾气蒸腾?而今我们沿着文明的潮线回溯,在博物馆的经纬之间,把对春天的期许编成新的渔网。

贝甲鸣潮信:江海涛声里的永恒祈愿

归途穿过遗址公园,晚风送来江滩芦苇的私语。坐在车里,眼前掠过连片开发的乡村美景,水草丰美,清一色的白墙民居,宛若桃花源般让人看出了神。不自觉联想到,路两边村口人家门楣上“五谷丰登”的苇编装饰,此刻正与展厅内的绳纹陶器进行着隔空唱和——人类对丰收的祈愿,原来从未改变过它的语法。那些深埋的贝壳哨、龟甲器和纺轮,此刻都成了时光长河里的漂流瓶。

如今,过年的方式正在悄然改变,从传统的热闹到现代化的多元化行动,这些变化如同一面镜子,映照了时代与个人的脉络。过年的方式变了,年味却没变。“博物馆里过大年”为本地人以及像我一样慕名而来的游客提供了文化熏陶的好去处,在千篇一律的过年娱乐方式中脱颖而出,别出心裁的创意更是为新年这一传统节日增添了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历史底蕴。

长江奔涌的浪尖托起南通这片冲积平原,从青墩遗址的陶纹星火,到张謇垦牧的近代回响,江海文明始终在此续写波澜壮阔的史诗,记录着南通人民的奋斗历程和智慧结晶。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更高站位推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迫在眉睫,让镌刻在陶纹玉器中的先民智慧,转化为建设“北上海”“新苏南”的不竭动力,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篇章持续注入南通文化澎湃动能。